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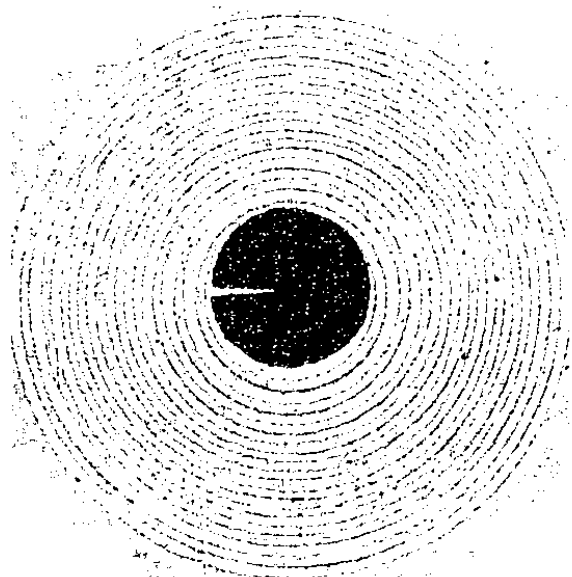
王夫之
主編



黎明小叢書
黎明書局出版

往者已矣及其他

莫索里尼等著
王夫之譯



前時事新報
青光欄主筆
王夫凡譯

莫索里尼的小說

往者已矣及其他

——「賣笑集」——

上海黎明書局

雷圭元裝幀

前記	一
往者已矣	一
丈夫的妙用	三一
人生的五色禮物	四一
美麗的瑪麗姑娘	四九
五十六	六三
我的銀行往來經歷譚	七七
妙婚	八七
變戲法的	一〇一

往者已矣及其他

二

近代之愛

一〇七

新的食料

一二三

前記

這裏，我想呈獻給——也可以說是賣給——讀者一些笑的原料。其實，這些笑的原料也並不是我自己的，我不過是略盡轉遞之勞，借花獻佛而已。在代獻的當兒，我也曾略微選擇了一下子，不敢說全都貨真貨實，然而還不至於全都是贗鼎。

我希望這些笑的原料能在讀者間製造出一些笑的點心來，再而味得一些活潑潑的人間味。

二十一年九月編完記，時在上海

往者已矣及其他

二

往者已矣

這是意大利大棒喝團的首領，現任意國首相的墨

索里尼（*ssolini*）做的。他做這篇小說的時候，正在他攘奪意大利政權想做政

治上狄克推多的時候。文中主人公放肆無畏的精神，以及主人公對於女子及愛情那種粗暴的神情，一如墨索里尼其人。這樣一個怪人，居然有興致提筆作小說家言，這倒是可以值得介紹的事。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在我底生命底歷史上，這是最可記念的一件事。當初我原不想把這件事宜播出來，而今却覺得沒有長守緘默的必要了。



我在一家銀行裡當國外匯兌部底主任。生平還未曾結婚，侍母而居，我底薪俸足夠維持生活，而且我還受有父親遺留下的產業，所以我過的是非常安佚的生活。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晚上五點鐘的時候，我從銀行公事房裡出來，跑向愛迭生酒排間去，這是城市中一片最負盛名的場所。我剛跑到 Via Serwide 底路端，一件慘怖的現象竟浮沉在我眼簾之下。一個宅子裏的四層樓上的窗扉猛然打開，有一個人從窗躍出，頭注於地，墜於離我甚近的路旁。其時我停止了腳步，很驚惶地呆着。於是，我又跑上去攙扶那位不幸的人。

啊！這位自殺的人，原來是我認識的呵，甚至還是我比較接近的一位朋友呢！他名叫喬治·納雷蒂，是個船主。

我發見他，僵硬的手中緊握着一張紙箋，立刻，我便在觀客未曾環集之前將此箋檢出，納入我底衣囊。

哭聲從住宅底大廳上傳布出來，一個婦人向環集的人羣中衝進，伏屍大慟。巡警瞥見了，便叫綠十字軍義勇隊前來將死者擡到醫院裏去。

這悲劇過去以後，那班圍觀的羣衆從靜默中開始互相交談，揣想和憑吊了。幾個報館訪員也坐着汽車趕到。

我遑遠地走開去，走到一條狹巷裏。我開始從衣袋裏掏出從自殺者身

上取來的那封信來。信面上寫的是投交公安局長。我心裏並不想將此信送到目的地去。毫不猶豫地我便將此信藏入貼身的衣袋中，雖然明知這件事是犯法的。犯罪；這是我承認的。可是，這宗自殺案件，公安局長知道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封信對於我，也許是極關重要；對於公安局，反正是一件案卷，一紙空文而已。……而且——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我就承認了吧——我是一個沒有道德心的壞人。

我於是不再前進，立刻跑回原路。走到納雷蒂公寓前，用手叩了一下門。一個女閹人，咳嗽了一下，便開門讓我進去。到招待室裏，一位正在哭泣的傭人報告我，說是賽格諾拉不願意接待我。但是我不管，我仍舊走進去。

我走近門簾垂處，聽見輕微的暗鳴聲，我暫時靜立一下。於是我進去了。這位女人，跪在銀質的耶穌十字架像前面，一方面啜泣着，一方面在那兒祈禱。她的兒子琴納托跑過來，碰見了我。她回了回頭，一句話也不講，開始高聲的哭了。

我魔鬼似的凶殘性並不抑止。這一幕悲哀的境況，引不起我的同情心來。我將手慢慢的舉起來，撫摹着琴納托可愛的鬚髮，他向我悲慘地微笑，我自己暗暗的想：『總之，丈夫是死去了，各種無謂的恐怖也隨他；總之，我可以放縱的淫亂一下，用不着顧慮什麼了。』我的自我主義膨脹起來，覺得快慰。我想：『我的美麗的孤孀，等到她眼珠裏把眼淚用完了以後，她便可以不

哭了。』而且——你說你能夠相信嗎？——在我殯舍裏，因為有一種如醉如痴的希望來鼓舞我，使我禁不住的笑了。爲了假扮正經起見，我開始向孀婦說：

『自己鎮靜點吧，夫人！』

但是這悲哀的孀婦，並不聽我的話，連頭都沒有回過來。

停了一刻，當我走到門簾旁邊的時候，我說：

『看穿一點吧，夫人。人生不過像個跳舞，死亡也不過是音樂的停止奏演。』我鬚鬚覺得自傲，和琴納托接了一個吻，便離開此地了。

到第二天早晨，我特別注意昨日所發生的事件。我沒有出去，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給國外匯兌部的總辦，推說頭痛，今天不能到部辦公。我叫傭人拿

了當天的報來。船主雷納蒂自殺的消息佔了幾行報紙。訪員們都盡其所有的力量，應用他們的天才，去刺探這件自殺案的真相。

經濟破產嗎？不是，當然不是。納雷蒂先生的營業是始終發達的。家庭間的糾紛嗎？更不是了，有一位訪員會說及納雷蒂夫人的淑德。所以，他們差不多都一致肯定，這事件的起因是死者霎時間的神經錯亂。在第五行內，我注意到一位訪員所說的話，他除表示照例的哀悼以外，他又提及我的名字，說祇有我明曉這件自殺案的秘密！

我母親正好在這時進來，報告外面有三個人訪我。

「媽媽，讓他們進來好了，」我說。

三個人進來了。他們默默的自己坐下，一語不發。我知道他們，一個是納雷蒂的兄弟加登諾·納雷蒂，一個是別福起尼醫生，是皇家進步自由協會的會長，還有一位是會計師烏夫利，協會的總務科長。

「你們都好？」

別福起尼開始說了：「昨天晚上，納雷蒂自殺的惡耗傳出以後，我們協會爲了死者在我們協會裏已有十二年的歷史，所以特地爲他開了一個臨時執行委員會。會中議決，在他出殯那一天，用協會的名義，全體到場送殯。同時會裏議決，請你在墓地前代表致辭。我們來此造訪，便是爲了這事。」

聽了這一席話，我立起身來。假使沒有死着的兄弟在場，我真的要大聲

的笑出來。但是礙於有他在，所以不得不裝出愁苦的聲音與態度來，表示不願意擔任這件職務。

「你們知道，我不是一個演說家，而且這個激動——」我說。

話未說完，別福起尼插嘴說：「那裏的話，用不到什麼長的演辭說幾句訣別辭就夠了。」

「是呀，單要幾句訣別辭就夠了。」烏夫利也說。

縱然死者的兄弟當面來訪，使我感到困難，而且明知道平凡的推諉是於事無補的，但是我仍舊不肯擔任致辭。幾秒鐘的沉默以後，烏夫利忽然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來，使我無法推諉了。他說：「爲了團體訓練起見，你不得

不承認你所應履行的責任。」我知道再推也不中用，便答應了。

這事件是愈變愈複雜了。我自己捫心自問：爲什麼皇家協會要舉我做演講員呢？這一向，他們的會議我從來未列過席，他們的會員我一概都不知道，地方的與全國的政治運動也久不過問了。爲什麼不將悲壯的墓前致辭的大責任給人家去擔任呢？但是我將能夠演說的這幾個人的性格一一估量一下，覺得每個人總有一種原因，不能擔任這篇演說。

雖然如此，我內心中却免不了有反抗的衝動。我心中已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懶惰法了。我在室中走了二三次來回。但是當我看到掛在牆上的象牙耶穌十字架，我又想起這美麗的孀婦，恐怕又在那兒向銀製的釘在十字架

上的耶穌像祈禱了吧……我們的愛情，像光輝的流星，曾經穿過了我靈魂的天堂了。（我幾次三番用過這句話，而我往往得到快樂的結果。）我自己承認，對於可憐的納雷蒂，我表示非常的感謝，我總得找一個機會去報答他。

幾年了，他對於他妻子的貞操總不免暗暗懷疑，可是找不出他妻子對於他不貞的確鑿證據來。納雷蒂夫人用了巧妙的聰明，保持她的態度，使加害於她的人無所措手足。這樣一個城市，是最合於我們的幽會的。

我對於納雷蒂，在道德上，是不是應該表示感恩呢？是的，總有一天我是應該這樣對他感恩的。但是這又是誰的過失呢？同時，這一篇墓前致辭是不

是侮慢的莽撞的表示呢？這幾百個蠢貨，他們竟會相信我是誠實的君子。這一個機會可以增高我的名譽，更可以鞏固我的地位。……我暗暗歡喜，這位朋友被我騙了……這班瑣屑無能的教育家以及實驗學派的道德學家，對於某種乖戾的表示，他們倒覺得愉悅的……啊，研究罪犯罪人類學的人們啊，我願意奉送我的頭顱給你解剖。

所有的疑慮全都消滅了。我按鈴，進來一個女僕。

「茄尼那，你預備好我的黑禮服，明天要用。」

「是了，先生，早餐預備好了。」

「好，那末你去罷。」

進咖啡的時候，我命令僕人將報紙拿給我看，我想在報紙裏採點演說的材料。但是，唉，他的歷史，尤其是關於自殺的事蹟，簡略得太不像樣子了。沒有什麼可以引起我注意的，我至此仍然一無所得。他生平最大的事業是當過一任船主聯合會的主席董事。報上的最後一版，曾載過他的遺囑的一部分，這一張遺囑是從他的文件堆裏翻尋出來的。我仔細的看了一下，希望他有一筆什麼慈善捐，可以做我演說辭上鋪張揚厲之用。可是不幸得很，在他二十五萬金洋的遺產中，祇有二百元一筆細款，是提出來專供海員子弟的慈善基金。真是一個吝嗇鬼！我恨極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不是爲了海員子弟而恨他，却是爲了我演說時難於措辭而恨他的。我於是在胸中打了一個腹稿，

略為記錄了一點下來，我知道我這篇演說辭一定是簡陋得很的。

到了那天早上，深秋的太陽慈愛的擁抱着墓地上的大理石與十字架。

送葬的人圍繞成一個圈子，髣髴受得了什麼命令似的，全體一致的脫下帽來。這無數的發光的頭顱呀！我的致辭的時間差不多到了。我於是走向前面一步，一只手插在袋裏，另一只手預備裝出嚴肅、審慎、莊重的神情來，這種神情，照成規講，是應該伴着墓前致辭表演的。

我覺得這幾百隻眼睛羣集於我之一身。

在棺材的邊上我立定了，我驚異起來。棺材面上，開了一個橢圓形的小洞，上面鑲着玻璃，可以看見死者的頭。但是死者的頭完全用布裹紮起來，只

剩了二只眼睛——活溜溜的張大着。

這兩只眼睛——是我素來知道的兩只白眼——直挺挺的釘着我。是的，兩只眼睛透過了一重薄薄的面幕直逼着我望。我的地位是危險極了。我由不得的怒上心頭。

『那末，你還沒有死嗎，你這戴綠頭巾的烏龜？』這句侮辱的話我差不多要說出口來了，因為我髮髯看見這一對張大着的眼睛是在那兒閃爍。也許我當時是神經錯亂了。

我慌張的神態被別福起尼注意着了。為掩人耳目計，我立刻開始演說，眼睛却釘在死人身上，髮髯作防禦戰的樣子。演說辭開首幾句覺得很苦痛。

的。但是我力自鎮持，總算沒有出什麼岔子。不過八分鐘，我所有的演說題材全完了。連祝禱死者減輕壓在身上的泥土這句話也沒有講，我便空洞洞的說了一句拉丁語「Vale」。（譯者按，係再會之意。）我又看了可憐的納雷蒂最後一眼。他的眼睛表示些什麼？是憎恨，還是感謝？

演說下來，接着便和幾個人握了一握手，於是急急的跑進我預備的馬車裏，向馬夫說：『快加鞭走，走得快，馬夫！』

兩天以後，我接到納雷蒂夫人一張字條兒，只有簡單的三個字「好大膽。」

於是我開始去從事發現自殺的秘密了。把我自己反鎖在房裏，用虔敬

的態度來開讀那封檢得的信，並且像讀遺囑似的，點起了兩支蠟燭來。

我很鄭重的拆開了信封，下面是這封信的內容：

「公安局長先生鈞鑒：

我自殺的原因，是因為我妻子的行爲。本來我可以將她連同勾引她的人一同置死，這件事情也就完了。然而她的情人，在證券交易所裏，又是我的勁敵。所以悲憤之餘，我與其暗殺或自慚，我甯願自殺了。我的死不是由於經濟的破產，這一點要請你鑒察而加以否認的。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六時，星期二

喬治·納雷蒂，船主。」

奇怪極了！這幾行小箋刺戟了我的靈魂。我想把那時所有的複雜的印象寫在紙上，可是我終於寫不出來。

但是於我有損失的是什麼呢，原來我洩露了第二個秘密，於是我妒火中燒，切齒痛恨起來。

原來納雷蒂的死並不是爲了我，乃是爲了另外一個人。因爲有這樣一個確切的證據，所以我的結論是斷定我有一個情敵。

天外飛來的多角戀愛的變化啊，三角戀愛現在變成四角戀愛了。

我用種種的方法想忘却這件事情，我決定排遣了這一夜再說。我便到愛迭生酒排間裏找兩個熟人痛飲，這樣沉湎於夜飲中，吃得酩酊大醉，在我

還是第一次。直到嚴酷的十二月的曙光透入酒排間的窗櫺時，我才蹣跚回家。

到家沒頭便睡，一直睡到下午四點鐘，我的精神又重復振作起來。傍晚時分我出外散步，不知不覺的竟走到 *Via Serinide* 這條街上來了。納雷蒂府邸的窗牖全都緊閉着。我向牆腳仔細端詳一回，血點斑斑，痕跡宛然。我全身戰慄起來，我髻髻看到自殺者的樣子，兩只白眼活溜溜的望着我。

嫉妒的魔鬼騷擾着我。誰是第四者呢？他是誰呀？那可憐的納雷蒂在證券交易市場上的競爭者，和我的情敵，究竟是誰呢？

我決心要弄一個明白，使事件水落石出，找出他是什麼人，同他決鬥一

場，一劍刺中他的要害。爲了我，同時爲了死者，我非報仇不可！我預備去幹一種高貴的武士道式的企圖，這是英雄的——愛情的——狂熱的收穫品呵！

要知道這第四個人是誰，必得從納雷蒂女僕的口中探聽出來。我已經等候了她幾天了，在進大街的巷口上。我問她關於她女主人的消息，她用狡猾的眼睛凝視着我，回答道：『太太好。』

『喂，孟聶加。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和你講。』

這個僕人對於我的帶着急遽的情調的措辭，覺得詫異，張大了灰色的含有惡意的眼睛。

『我要打聽一件事情。你的女主人近來有沒有接見過一位男子？』

「沒有，沒有。我沒有看見過。我一切都不知道。」

我暗遞了一個金幣給在她的手中。這女人便將手裏的籃筐放了下來，袋裏掏出一塊方格子布的手帕，將金幣包了進去，緊緊的打了個結，最後她決定告訴我她所知道的事了。

「這位船主亨利·那斯歹利尼是常常來的，我的女主人常出來招待他，那是在可憐的納雷蒂自殺以前，你要知道。」

「孟聶加，謝謝你。」

當天晚上我便到「鐵鋪飯店裏去，這是水手們聚會的地方。我探聽那斯歹利尼先生其人。那侍者手指着一個中等身材兩肩平正，長眉鼠眼，面部

黧黑，額骨甚高的一個人，說這就是那斯歹利尼。我立刻私下比較一下……他雖比我老一點，樣子確乎比我好看……我又向四週一望，都是陌生的面龐。到了中夜，我有一個遠親做船隻經理生意的，他跑進飯店來了。

我便邀他就坐，探聽他關於那斯歹利尼的消息，謠說是與銀行事件有關。

「他已經是一個營業失敗的人。幾年以前，可憐的喬治·納雷蒂同他在營業上競爭，結果那斯歹利尼受到重大的打擊。」

「他們做了同行以後，不知怎樣，他們立刻便變成了死冤家，兩方明爭暗鬥，各不相讓。爲什麼那斯歹利尼會陷於如此苦境，那是誰也不知道。可是

那斯歹利尼一方面失了丈夫的友誼，同時却得了納雷蒂妻子的歡心。這是何等滑稽有趣的報復呢？」

我心神昏亂了，離開了報告我消息的人，離席之際。我惡狠狠的向那斯歹利尼怒視一下，他閑散得很，正在吸一根胖胖的雪茄煙。

我怒火中燒，心中切恨美麗的孤孀比恨那斯歹利尼還要厲害，這樣一個悲苦的孀婦，竟有這樣奇巧的本領，發生兩重至三重的戀愛關係？

女人們做孀婦的第一個月確乎是難堪的。十二月正月都過去了，這時期間我一點沒有作聲。我要承認，自從那斯歹利尼乘了拉托尼亞船離開意大利而作長期的汗漫游的時候，我的緊張的情火已是一天天的弛放下去。

了。因爲情敵已經遠去，鬍鬚我自己已不再立在悲劇的立場上。

等到三月之末，我決意去訪納雷蒂的孀婦。自從納雷蒂死了以後，她還不會離開家門一步。這次的面談，大約是最後一次了，我可以死心塌地的將我對於她的愛情完全拋去。

在鬱熱多雲的一天下午，市街靜寂，行人疏落，一若人們都懾於天威而感到疲憊似的。我覺得我的血管裏面，像火一般的灼熱。

到了納雷蒂家門口，知道納雷蒂夫人恰巧爲了續嗣問題到律師那裏去了。造訪相左，心殊悵悵。我決計在那兒坐候，僕人引我入一小室，是我當初常來的所在。爲消磨無聊計，隨便打開寫真簿來瀏覽，前半是各人的照相，後

半是各地的風景。但是翻到最後，却有一張卡片觸動了我。原來這是一張托拉尼亞船的照片，上面一個字也沒有。郵票上的戳印寫的是二月二十五號。此次無意的發見，又給了我一個攻擊的把柄。我不禁暴怒起來，對此若有深仇。

幾分鐘以後，納雷蒂夫人進來了，我們很冷淡的打個招呼，靜默無言。

『琴納托那裏去了？』我問。

『和我一個妹妹出去了。』

媼婦坐下來了，兩只眼睛慘淡無光的望着我。我感到失望了，在我闊淡的心田中發出申辯的言辭：『賽格諾拉，我此來是要求解釋的。』

往者已矣及其他

二六

「你有什麼權利？」

「用我過去的權利！」

「我求你別再談此事吧，別再使我難受了！」她說了此話以後，嘴唇翕動，狀至悲戚。

「那末你後悔了嗎？賽格諾拉這不太遲了嗎？」我顯出兇惡的鄙夷的神氣。

「及早後悔，是決不太遲的。我要贖罪，忘懷了這件事。懺悔的心理透入了我的意識裏。這裏有一個深劃着十字的深淵，把將來之我與過去之我隔離了。……」

「使你痛苦的是那一種罪惡呢？同謀犯是我呢還是別人？那斯歹利尼怕也常來此地吧，我想信！」

一說到那斯歹利尼這個名詞，她立即跳起來向我說：「你別講，你別講，你別講！」

「那末，那斯歹利尼船主是來談談的，不是來代我的位置的？」

「你別講吧，我告訴你……你的疑心全然是不對的，不對的！」

「賽格諾拉，你不信，我有確鑿的證據在此。這死者所說，顯然證實。你現在說謊。」我說時，從皮袋裏掏出死者的那封信來。

她認識這是她丈夫的筆蹟。她默誦一過，咽嗚起來：「可憐的喬治！那斯

夕利厄幾次三番來勾引我，我始終沒有動心。我此心可告無罪的。」

這種表示雖不能使我相信，可是我的不忠的婦婦的啜泣，却使我感到安慰了。我說：「告訴我，據實的告訴我吧，賽格諾拉，假如你真的要贖罪的話。

……你要知道我是預備寬恕你的。在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往者已矣。一個女子欺騙她的丈夫與情人是近代風行的勾當——而像我是樣獨棄前愆，至少也得算是有英雄氣魄的呢！」

她期期然口吃着說：「饒恕了我罷，並且相信我吧——我真的沒有欺騙過你。」

「我相信你，賽格諾拉，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報紙上讀到拉托尼亞船觸

礁沉沒，所有的水手連船主在內全都沉死的消息。賽格諾拉，去贖你所有的罪吧。我原恕你……別再哭了，眼淚會朦朧你的烏黑的眼睛。再會，夫人！各種疑竇的消釋，使我們復歸於往日的友誼。贖罪儘無妨，但我們的過去却是永遠不能玷污的。」我急急的下了扶梯出去，我從此心神泰然了。

公墓的草地後面，是納雷蒂底家墓。墓上碑石，上有勒文，

「船主喬治·納雷蒂長眠在此。」

下面寫着：「他的忠誠的妻子伴着他，時年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接着便是一首拉丁文的詩。

「我承認我是犯了罪，

往者已矣及其他

我的過失是十分深重。

用牛膝草來洗滌罪惡吧，我便可以清白了，

洗滌我吧，我可以像雪一般的白了。」

題銘的作者一定是一個和尚，他知道納雷蒂的妻子贖罪的懺悔的。

——譯自 Cosmopolitan

丈夫的妙用

珠寶店的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來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穿得非常講究，一股香氣直撲過來，刺戟得人發暈，這股香氣委實襯托得住她那種妖盪的氣派。

珠寶商鞠躬如也的道：「太太，你要什麼？」

「我要揀一串項圈，但是我恐怕這裏找不到我所需要的。」

「太太，祇要你說給我聽，看我們能夠設法否？」

「我要一串珠項圈——呵，不要笑——我要的是一種特殊的顏色，是

一種變光的玫瑰珠……紅得像照霞一樣，像落日一樣……我真不能描述它正確的顏色來……我祇有看見常八小姐在一次宴會席上戴過一次。」

珠寶商從抽屜裏取出幾只珠釵來：「這些真珠都有可尊貴的名稱。這一串項圈是十五世紀法國宮闈裏的舊物，當時因為這件寶物曾經鬧出奪寵互詬的把戲來的。太太，你試一試好嗎？」

她狠狠的射了它一眼。當她將寶物在手中幾度摩挲以後，說道：「呵，美麗極了，美麗極了，可以讓我試戴一下嗎？」說罷，便從櫃裏拿出那串雙環的項圈，望頸項上穿戴起來。「怪極了，有這樣好的返光……我找尋到現在，總算給我找到我所要的珠子。」她走到門口，這珠項圈在日光中燦燦的閃耀

着：『真的是玫瑰紅，我要的竟給我找到了，我真樂意，這要多少錢？』

『標價是十萬，太太，你特別便宜，打個九五扣，實收九萬五千。』

『九萬五千！不能再少了嗎？』

『敝店向不二價，現在已是特別折扣，恕不能再減了。』

『我倒並不是和你講什麼價錢……但是我怕我的丈夫說是太貴了。』

珠寶商道：『太太，你找了不少時候纔找到的珠項圈，這點價目也決不能算貴了，不是嗎？』

『是的。』她沈默片刻，繼續說道：『你明天送到我家裏給我丈夫瞧瞧。』

好嗎？」

「太太，當然可以。」

「我叫潘大美太太，是潘大美教授的夫人。」

「那位專門治癲癩病的有名醫生嗎？」

「對啦。」

「好吧，那末明天什麼時候，憑你吩咐好了。」

「就是下午兩時吧。」

「遵命。」

「這是我的地址，」太太給了他一張紙，從容的帶着香氣出門而去。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珠寶商胸懷實物，由司閻的介紹，到了潘大美教授的客廳裏了。他看見這位清秀的中年婦人，也坐在那裏，穿着和昨天一樣打扮的衣裳，香氣也是照樣的鬱勃。

她說：「啊，你到現在纔來，我真等得有點不耐煩了。項圈帶來沒有？」

「太太，帶來了，在這裏。」

「我想這串項圈是一定能夠打動我丈夫的心，祇要給他看一看寶物，他一定毫無疑慮的答應的。」

正在談話之頃，閻人進來向中年婦人說：「太太，潘大美先生等着你。」

「你允許我暫時拿進去一看嗎？我立刻給你一個回音。」

珠寶商把珠寶交給了她，坐在安適的太師椅上，看着這位清秀的中年婦人掀着帳幕到名醫潘大美診室裏去。

她和潘大美說：「潘大美先生，我不是一個人來的，我是同了我的丈夫來的，他不幸染了神經錯亂的毛病，大約是受了某種深切的刺戟的緣故吧。先生，我想告訴你幾個奇怪的事情，假使你着手試驗他的時候。他現在是被鬼魔所圍困了，他髮髻他自己是一個珠寶商，說起話來，總不離珠寶，耳環，項圈。有時他忽然氣惱了，他自以為珠寶是被人拾了去，憤怒得不成樣子，這個病越弄越常來了，我不知道怎樣使他心境安靜下去……」

「太太，這是常有的事情，你不要慌。腦子太疲乏了……工作太過勞了，

……都有這種現象發生。但是你不要慌張，這並不是不治之症，讓我們看看吧，等我來診驗一下。」

「潘大美先生，且慢，讓我等在外面吧。我當時告訴他來到此地是爲我看病而來的，他假使知道是爲他看病而來——他要殺我的。」

「那是一點問題沒有的。你現在暫時立在廊沿外面，等你的丈夫進診室來時，你從廊沿外面轉到客廳裏去好了……等我診斷一下……這種病我是常遇到的。」

中年婦人走診室前面的廊沿下去，潘大美便招呼這位珠寶商進來。

潘大美開始發言道：「你請坐吧！」

「謝謝你，先生，我來是聽你買那串項圈的回音的。」

「是的，是的，慢慢我們自然會討論到的。喂，朋友，你曾經頭眩過嗎？」

「頭眩？」

「是呀……你頭的後面曾經覺得痛嗎？」

「對不起，先生……我此來是為了那串玫瑰紅珠寶的呀！」

「別說了，我知道，我知道，喂，你自以為珠寶商已經有多少時候了？」

「怎麼叫做多少時候……這裏是我的一張名片。」

教授自言自語道：「啊，這真是奇怪的事，他連名片都刻了起來。」

「怎樣奇怪？你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信任潘大美夫人帶進來的。」

一串玫瑰紅珠項圈在那裏呢？」

「潘大美夫人？」潘大美驚奇起來了，「我是一個向不會娶妻的繆夫呀！」

「但是剛纔拿了項圈進來的女人呢？」

「你給她一串項圈嗎？」

「自然，我給她的。一串兩套頸的玫瑰紅珠項圈，值價十萬元，打個九五扣，實價九萬五千元。她說是拿來給你看的。」

「哎呀，出了花樣了，你且等一刻。」

潘大美急急開了客廳裏的門，大呼叫道：「那裏還有人呢？我們倆都被

騙了。」

「我被劫了……」珠寶商狂呼。

「朋友，這個女根本領果真高強，我敢這樣說。」

「天哪！」

「快快，趕去，別像化石一樣的坐在椅子上吧，看你能否追趕上她。同時，我也要盡我的力量。」

潘大美沒等到說完，便急急的到跑電話旁邊，連電話鈴都沒有搖，就說道：「喂，喂，請你接一接警察廳管理處。」

人生的五色禮物

(一)

一個正在生命途上走着的青年，遇到一位魔神，携着她的筐籃，向他說：『這裏是贈給你的禮物，你任擇一件，把其餘的留下來。可是你要當心，你要好好的選擇呵！你要好好的選擇呵！因為這若干禮物之中，祇有一種是有價值的。』

禮物共五種：名譽，愛情，財富，愉快及死亡。於是這位青年很誠懇的說道：『這是用不到考慮的，』說罷，立刻便揀中了愉快。

他走入世界去了，去尋找那青年人所歡喜的愉快。但是每次找到的愉快，都爲時甚暫，使人失望，而且是空虛幻滅的；甚而至於在愉快離叛他的時候，每受到難堪的揶揄。結果他說：「這幾年的光陰，我枉空浪擲了。如果禮物再能夠給我揀一次，我當真要好好的選擇一下。」

(二)

魔神又出現了，她說：

「還有四種禮物剩下來，再揀一次罷。但是，記着呵——時間是飛逝了，其中祇有一種是可珍寶的呢！」這人考慮了長久，毅然決然的揀中了愛情；他中心喜悅，却沒有覺察到魔神眼中竟淌下眼淚來。

許多，許多年過去了，這人坐在靈櫬的旁邊，四壁簫條，室如懸磬。他喃喃自語起來：『他們一個個的走開了，離開我而去了；如今這最親愛的最後一個的她也直挺挺的橫尸在棺中了。一陣陣的孤獨，爬上了我的心頭；原來這狡詐的商人——愛情——賣給我的一小時的快樂，我要出一千小時的苦悶代價去賠償。我披肝瀝胆的要詛咒這商人呀！』

(三)

『再選擇一次吧，』魔神又這樣說了，『年華飛逝，這幾年來的閱歷，總該教了你一點乖吧，是不是現在禮物祇有三種了？其中祇有一種有用的，——記着，你小心的選擇呀！』

這人深深的反省了一會，揀中了名譽；魔神嘆了一口氣，逕自走了。

韶光荏苒，又是幾年，魔鬼重行回到這裏來。她立在那人的背後，瞧見他坐在暗淡的天光之下，獨自在那兒沈思。她早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了：

「我名滿天下，譽遍四海，有口皆碑；這生前的名譽，在當時的一剎那頃，原也有些好的。但是，這一剎那頃是如何的短暫呀！妒嫉就立刻跟着來了；於是繼之以詆譏；而誣陷；而讒恨；而迫害。於是嘲諷譏刺乃隨之而來，聲名的狼藉便從此開始。最後，又來了一個悲憫，這簡直是名譽的葬儀了。呵，聲名雀起是多麼酸苦而可憫的事呵；名譽始終是個箭靶，隆盛時既受人的污辱與誣陷，式微時又受人的藐視與憐憫。」

(四)

『再揀一次吧。』這是魔鬼的聲音，『剩下來的禮物，祇有兩種了。且別失望呵。當初我就和你說，祇有一種是珍貴的，直到現在還在這裏呢。』

『財富——財富便是權力呵！我真是瞎癩了眼睛！』這人如此自責了。『現在，有了財富，人生才過得有意義呢。我要儘量的使用金錢，任意浪費，去耀炫鄉里了。那班挪揄輕囂我的人，要在我跟前匍匐泥首。我那時要在他們的嫉妒中，墜足我的饑腸。我要羅致一切榮華，一切快樂，一切精神上的神秘，一切物質上的享受。我儘買，儘買，儘買！順從，欽佩，敬重，崇拜，凡是庸俗世界的市場上所能供給的一切人生的偽譽，我都要買。許多時間已經被我浪費，以前

的都揀錯了，既往不咎，算了吧；當初我真是愚蠢極了，祇知道揀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

短短的三年轉瞬又去了，一天，這人悶坐在角樓之中，寒儉得什麼似的。他面色蒼白，形容槁枯，眼球深陷，衣服襤褸；正在嚙着麪包的硬皮，喃喃的說：「我咒詛世界上的一切禮物，他們是愚弄嘲笑我，是虛偽的欺騙。沒有一個，是名副其實的。他們壓根兒就不是禮物，他們祇是暫時的租借。所謂愉快，愛情，名譽，財富也者，不過是苦痛，愁悶，恥辱，貧困這種最後的實體的，利那間的假扮而已。魔鬼說得真不錯呵；她所有的禮物，祇有一種是可珍貴的，祇有一種值錢。這無可比擬的死喲。這可愛的，甜密的，和平的死喲。我現在纔知道那

其餘的禮物是多麼不值錢多麼卑微呵祇有死纔把虐待我身體的苦痛斷喪我心神的恥辱和愁悶，一古腦兒沉湎在凝靜歷久的長眠中去死吧！我倦了，我要休息了。」

(五)

魔神來了，帶來四種禮物，死亡却在裏面。她說：

『我將死亡給予了一個老嫗最寵愛的孩子了。他是無知的，但是他信託我，要我代他揀一個。你却沒有要求我代你揀呀！』

『啊，可憐的我呵！餘留下來給我們是些什麼呢？』

『你應得的東西，還不是受人恣意的侮慢而已！』

往者已矣及其他

四八

——馬克脫溫 (Mark Twain) 原著——

美麗的瑪麗姑娘

在平和凝靜的村落中，駛來了一輛汽車，把路上的灰土沖激得四處飛揚。這是一輛極其華富的轎式汽車，車停了，車中走出一位衣服都麗的少年來。

離開汽車停止處一箭之遙，聚着幾位鄉村老太，大談其這件意外的遭遇。

老伯克老太首先說道：「你看，這不是別克的兒子嗎？」
「瞎說，不是的。」另一位老太這樣說。

「是的，我告訴你，他的確是的。」

這位少年正是已死的賣雜貨的別克的兒子，他叫做克勞特。本鄉人新近鬻鬻聽到一個息消，說是克勞特做了投機生意，賺了好一筆錢，可是他却不願本鄉人知道他的地址……自從一九一四年（按這是世界大戰開始的年起）他還是第一次還鄉呢！

然而這次榮歸，是如何的聳人聽聞呢！

在鄉童正在圍着機器莫明其妙地玩賞時，鄉下老太也腳顫顫的一步一步走近車身來；她們在那兒議論克勞特是次還鄉不知究竟含有什麼意

思。

「也許他是來買那所「蒙溪別墅」的。」

「我想不是的，他來一定是有別的用意。現在他是有錢的人了，我想他一定是來謀做代議士的。」

「決不，決不。」

「那末來做甚麼呢？」

「我想，一定是舊時的愛情燃燒着他的內心，因而驅策他回來，你們說是不是？」

「潘泰齊的女兒嗎？也許，也許！」

「對啦，那個美麗的瑪麗姑娘。克勞特從前是很愛瑪麗姑娘的。你記得

嗎？在大戰之前，也時常在瑪麗姑娘門前徘徊着的……甚而至於有一天早晨潘泰齊氣來了，把克勞特踢了一腿。」

「是的，那時候瑪麗姑娘是別有所戀。她的老頭子想把她嫁給一個麪包師，可是這麪包師後來竟娶了一個嬌婦。」

「而且瑪麗姑娘便變成老處女了……」

「如果她的舊情人克勞特還要娶她的話，那末她的青春虛度也是值得的。」

鄉婦們正在談論得起勁時，克勞特已經走進「游歷旅館」裏去了。

鄉婦們從旅館侍者口中，知道他吃了一杯咖啡，一客冰淇淋，吃了一根

有金箍裝着的雪茄，吃完以後，當即付了一百法郎一張支票。

幾分鐘以後，謠言傳佈開來，說是克勞特這次還鄉，是專誠來拜訪瑪麗姑娘的。

老伯克老太很勝利的說道：『是不是，我說的話畢竟錯不錯？』

老伯克老太忘懷了她七十歲的老人，她的風濕骨痛的老病，她的莊嚴的風度，更忘了她灶下鍋子裏的湯是煮沸了，立刻一步不停的跑到潘泰齊老人家裏。

在急促的喘氣中，她跑進大門，連門也不敲一下。

潘泰齊一見之下，驚奇道：『老伯克老太，什麼好風吹來的，有什麼好消息』

息帶給我呢！』

她把這個奇特的消息——簡直難以相信的消息——告訴老人，說是有這樣一個富人要向瑪麗姑娘求婚。

『向我的女兒求婚嗎？』

『自然，他有百萬家私呢！』

『老太，你在那兒說笑話了。』

『那末，潘泰齊，你看吧！他是別克的兒子，在巴黎賺了好一筆錢，你聽，那不是他的喇叭聲音嗎？好，我去了，祝你紅星高照吧。』

剩下潘泰齊一個人呆呆的在那裏發怔，老伯克老太很勤慎的穿過後

門走了。

克勞特春光滿面的進了潘秦齊家的大門，把兩只手都舉了起來。

「老潘秦齊，你好呵！你還認識我嗎？」

「呵，你呀，我怎麼不認識你呢……但是幾年不見，你的樣兒却有些變了，你發胖了，肉多了許多……照樣子看來，你一定是得發了，不是嗎？」

「不要說起罷，這裏怎樣？各人都好嗎？」

「一概托福，我們窮人家，還是這樣每天賺來，每天吃光。」

「不打緊的，老潘秦齊，不久你就可以安閑的過日子了。但是，瑪麗姑娘那裏去了？我還沒有看見她呢？」

「她嗎？別墅裏的那位太太，要她繡一點花，現在在房裏呢。」

「聽說她還沒有嫁吧？」

「沒有，她還沒有想到這一層。」

「好極了。我也寂寞得很，我這次來就是爲了瑪麗的事情想和你商量。」

「你還沒有忘懷了你小時的伴侶嗎？」

「自然記得，假使我不記得她是活潑勤懇，而且治家經濟，這次我也不來了。」

「呵！說起治家，她的確是個能手，天一亮她就起來，一分鐘也不肯虛度，

面上笑容是時常有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有一件事要煩你，像她那樣一個美麗的姑娘，有沒有意中人呢？」

「斷乎沒有的！假使有，我一準知道，小女是不會瞞我的。」

「這樣好極了，我更可以把來此的意思告訴你了。」

「好，快說，我靜聽。」

「自大戰時起，我便出外工作，做生意總算賺了一點兒錢，現在差不多有上千萬的家私了。」

「千萬！真好家私。」

「的確不差了！總之一句話，我在巴黎有一所住宅，在拉流又有一所別墅。我有馬，有汽車，有游艇，一切都已齊備。但是，我覺得寂寞——我沒有伴侶。」

「我知道，像你這樣年紀。假使你沒有女人的話……」

「所以我在幾星期之前就想娶一個妻子，打算在三月裏結婚。」

「下個月嗎？」

「對啦。離現在不過二十五天了。結婚以後，我想同我的妻子去西班牙作短期的蜜月旅行。然後，再回到巴黎做我的生意。婚禮籌備一切都已停當，家庭也佈置好了。祇有一點不會決定，不知道瑪麗姑娘肯不肯離開老父到

巴黎去住？」

「肯不肯嗎？這是什麼話。她聽見要快活死呢！」

「我總使她生活過得美滿，她總不愁吃着，甚至她可以資助她的父親。」

「我相信你是好孩子。這樣很好我應允你了，我所能給與你的祇有一點，其餘的，你可和我的女兒商量。我現在就去找她。」

他說完，便趕忙奔到房裏去叫他的女兒。瑪麗爲什麼在房裏這幾分鐘不出來呢！原來她在那兒打扮哪。她燙卷了頭髮，把肩巾披起來，鞋子也擦得亮亮的。她進來了，克勞特立起來，略微有些窮迫的模樣。他握了瑪麗舉起來

的手，說道；

「尊大人告訴你了嗎？」

「是的。」

「好不好？」

「克勞特，我奇怪極了，我驚喜交集。」

「有什麼奇怪，瑪麗？」

「你還想着我呢？」

「噢，這是老話了……你父親將我踢出門外，那時我還小得很呢。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言歸正傳，你究竟允許不允許？」

『我的意思你早就知道了，』她羞答答的這樣回答。

『那麼好，我們就從三月二十五日算起，其他條件以後再談。你不要不快活，不過有一件事你得記住，就是你要自知揀點，不要叫我的小名。』

『這種新世界的禮節我亦知道一點的。那別墅裏的太太把丈夫叫做「先生」，我知道的，我就叫你「先生」好了。』

『對不住，小瑪麗，你不能這樣叫我「先生」，但是你要用第三人稱向我稱呼。』

瑪麗姑娘睜大了兩只眼睛，驚奇而復駭異。克勞特才知道瑪麗父女都誤會了，便向可憐的瑪麗解釋，說是他到本鄉來，不是求尋未婚妻，乃是來找

往者已矣及其他

六二

一位可靠的女傭人的：這樣大的巴黎，難道漂亮一點的未婚妻會找不着嗎？

——法國 Jean Bonot 原著——

五十六

下面述說的故事，是在一個寒夜，我的朋友阿楊在洗衣作後面的斗室中告訴我的。（按：美國操洗衣業的大都是中國人，所以這裏的阿楊是中國人。）阿楊是一個靜默矮小的中國人，面貌莊嚴。富於沉思，這種沉默審慎的性格是中國人特有的。我與阿楊的交誼已有若干年了，我們常在洗衣作後面的闌淡的斗室中消磨那漫漫的長夜，我們常常互嚼烟斗，隨冉冉香煙，各自凝思。我常被他的驚人的想像力所攝引，我相信這是東方人的癖性，可以因此而忘懷了他的職業的卑陋。至於他的銳利緻細的性格，我以前完全忽

略過去，直到現在才明白他倒是精明幹練的人。

我們坐談的斗室，褊狹污穢，除我們所坐的櫥子和一張安置烟斗的小桌外，別無長物，室內僅燃了一枝蠟燭。牆上掛着幾幅圖畫。印刷非常惡劣，都是紙報上剪裁下來，貼在牆上聊以補壁的。其中祇有一張畫是值得注意的，這是一張肖像，用鋼筆仔細繪成的。像上畫着一個少年，容貌絕美，可是惆悵之情，躍然紙上。我雖然不知道底細，可是早就知道阿楊一定遇到什麼悲哀的事情，而且一定與這張肖像有關。我每想悉其底蘊，終於不敢啓齒，直到這天晚上，我纔知道全盤的歷史。

在我們靜默了半晌之後，阿楊便開始講述關於這張圖畫的故事了。我

的朋友阿楊是受過教育，胸中甚爲淵博的人，他的英語頗流利，至於讀音，則延長脆弱，當然還脫不了中國語的腔調。

他說：「我想，你對於我這位不幸的朋友，『五十六』的肖像，早就存心想知道其中的底細了吧？我這個損失，是從來沒有告訴你過，今天是這位朋友的一周年死忌，我們便趁此機會來談一下吧。」

阿楊停了片刻，我劃火燃烟，略點一下頭，表示傾聽之意。他繼續道：「五十六，」究竟何時和我發生關係，我已茫然了。自然，一查舊帳，翻也翻得出來，可是我懶得去查了。他和我初做交易時，我不過將他和平常主顧一般看待，也許還要不注意點，因為我們做交易時，不是自己送衣裳來，他單叫一個小

孩子送來的。可是當我發現他是我店裏的常主顧時，於是我爲便利登記帳目起見，在帳上掛着他的號碼，第五十六，從此便時時留心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對於這個不知名的主顧，我現在才揣摩出幾個結論來。從衣料的質地上看，他雖不十分富裕，至少是很好的。他大約是少年的基督徒，正在社會上稍稍周旋的；這個可以從他送來洗的衣上看得出來，他常送來多件同樣的衣裳，送衣來的日期總是星期六晚上，而且每一星期總穿過一件着禮物的襯衫。性格大概很溫和很謙遜，因爲領頭祇有兩英寸高。」

我驚異的注視着阿楊。這種精密的思慮，我在流行的小說上常有看到，然而這東方的朋友竟能這樣宣洩人家的秘密，却先前沒有料到呢？阿楊仍

舊繼續說道：『當我知道「五十六」之初，他是個大學學生。這在當初我並不知道，我是從他暑期離開此地這一點得出來的結論。而且大考時候，他硬袖口上常有日期，公式以及幾何的原理等抄在上面。我當時倒並不注意此事。可是這四年之中，我每星期替他洗衣，漸漸知道他的可愛的性格後，我於是對他表示好感，希望他早早成功了。』

『因此在他大考的時候，我總暗暗幫助他，代他將半只袖子都漿硬了，這樣，他可以多抄一點夾帶。在他考畢業試的那次，我心中的乾急，真非幾句話可以形容。我知道「五十六」在學年大考中經過了大的恐慌，這從他的手帕上可以看得出來，因為他拿手帕權充繡布來揩拭墨水的。可是逐次考試，

顯見他的行為確有道德上的進步；因為那袖口上的夾帶，起先是滿滿的，現在却寥若晨星了，祇記着若干要點，以及記憶不來的複雜的東西。到後來，在七月初的一個星期六，他送了一捲衣裳來，我發見其中有百縐的穿禮服用，的襯衫，上面黏着一片酒醉了嘔吐出來的殘沫，才知「五十六」吃了學士宴回來，我不禁狂喜。

『這年冬天，用手帕揩拭墨水的事變成經常的習慣了；我于是知道他又在那兒專研法律了。他一年中研究法律，異常勤奮，那穿禮服用的襯衫簡直不來洗了。可是到了第二個冬天，他生命上的悲劇却從此開幕了。我的洗衣作裏對他的工作，完全變了樣子，一星期中，至多也不過兩星期，他要洗四

次穿禮服用的襪衫，絲手帕，有時代替了麻紗手帕了。這使我悟到「五十六」已放棄了勤苦的讀書生涯，而到了社會上去了。不但如此，我立刻又知道「五十六」和人家發生了戀愛。這是不用疑惑的。他一個星期竟要穿七件襪衫；麻紗手帕竟絕跡於我的洗衣作裏；他的硬領，從二寸增高到二寸又四分之一，後來竟高至二寸半了。我現在還有當日的一張細帳留着，祇要看這一張細帳，便可以知道他對於他的情人是這樣的小心翼翼呢！

「我記得明明白白，這幾天剛有一點希望，不料悲哀的失望却隨之而來。每到了星期六，當我掀開那一卷髒衣的時候，我總急急的要知道他們倆的愛情的進步。我用盡我所有的力量去幫助我的朋友。他的襪衫與硬領頭

便是我的最好的藝術出品，在用澱粉施漿的時候，我總戰戰兢兢，生恐拆了他的爛污。據我所知，這位女子，大概是一個勇敢高貴的小姐，她的影響，增高了「五十六」的性格；直到現在，他還藏着許多裝上去的袖口和前面半邊是綢的假襯衫。這些袖口與襯衫現在是隨手拋棄了！最先是棄置假襯衫，因為這是含有欺騙的行爲，後來是連裝上去的袖口也爽爽快快的擲去了。可是，這種求婚乞愛的光明的時期，曾幾何時，已成塵影，迴想當年，能不撫然！

「五十六」的幸運，彷彿和我有生命的關係似的，我這樣一星期一星期的生活下去。假襯衫的出現，使我異常失望；一遍到沒有假襯衫送來，我的希望又重燃起來。一直等到冬天過去，春天來了，「五十六」才開始鼓足了勇

氣去決定他自己的命運。一天星期六他送來一件新的白嵌肩這是一件一向不合他脾胃的衣裳，現在居然用起來了。我於是用盡心機，妥為洗滌。因此我知道他做這件衣裳的用意。第二個星期六，這件嵌肩又回來了，我快活得什麼似的。我發現這件衣裳的左肩之下有小熱手印。知道他的求婚已經得到他情人的應允了。」

阿楊語聲停了，沉默了半晌；他的烟管早已不燃，冷冷的握在手裏；他凝視着牆壁，牆上人影物象，搖曳在閃爍的燈光中。最後，他繼續說道：

「這種良辰美景，戴着華貴的領帶，穿着潔白的嵌肩，淨無纖塵的襯衫，高高的硬領，一天一洗的，我亦不想去多說它了。可是好景不常，幸福至此，已

達極點了。唉，幸運已不再繼續下去了！晴朗的夏天過去以後，蕭瑟的秋天到來，我注意到他們倆間發生了裂痕，似乎有過一次口角！每星期交來的襯衫，從七件減到四件，不用的袖口和假襯衫又重複發現，後來似乎又和睦如初了，在白嵌肩兒的肩膀上，發現了懺悔以後的眼淚，七件襯衫又按期送來了。

『可是從此頻頻口角，而且有時竟致用武起來，連白嵌肩上的鈕扣都扯下來幾個。襯衫祇有三件了，甚至兩件了；硬領的高度也縮一寸又四分之三。我爲了「五十六」費了多少心血，如今是盡付了東流。我想，從他的襯衫與硬領上得來的解釋，便是鐵石心腸，也要爲之泫然出涕的。唉！我費盡了心幫他的忙，結果始終不免於失敗！一個月過去了，假襯衫與不用的袖口會都回

來了這顯然是他們完全背約了。最後一個悲慘的深晚，從髒衣中掏出幾件假象牙做的領頭來，這可見他的情人永遠離開他了。此時他心中如何痛苦，我不知道，單知道他用假象牙領以後，繼之以藍色的及灰色的翻領襯衫。從髒衣中發現紅色的小手帕，知道他已不注意他的失望的情人了，然而我還怕此事每況愈下。自此以後，有三星期他不來洗衣，再後數日，竟送來最後的一大包裹來。我打開一看，恐慌極了，原來有一件襯衫的胸前，發現殷紅的血跡，又穿了一個大洞，這顯然是子彈穿胸而過呀！

『二星期前，我記得街上盛傳有人自殺的消息，我現在知道大約就是他了。我哀痛之餘，所以就以意爲之的畫了一張肖像，掛在你坐的旁邊。我原

是懂藝術的，我相信此畫多少傳其神情於萬一，當然這也是想像的，因為你知道，我並不認識「五十六」的。」

店外門鈴響了，走進一個主顧來。他慇懃的走出店外去招待。等他回來，他已不願再談，我便辭別了他出來，一路向寓所走去，充滿了悲哀。我路中想及我這東方朋友阿楊，以及他的同情的想象。可是我心中髣髴有石塊壓着似的——我好像有什麼話要向他講，然而一時又記不起來。我找不出這話來打破他的空中樓閣。因為我的一生，寂寞淒涼，落落寡歡，我沒有那理想的朋友那樣豔福，講什麼愛情。可是我明明記得，一年以前，我常常送一包包的衣服到這洗衣作裏去。那時，我也曾離開此地三個星期，因此三星期以後，我

會送去一大包裹髒衣。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在大包裹，有一件撕裂的襯衫，因為我的手提皮夾內一瓶紅墨水倒翻了，所以染成一片殷紅，而且在打包時，一不小心，烟灰漏下去，更燒了一個洞。以上種種，我不能十分記得清楚了。然而，一年以來，我雖換了一家新式的洗衣作去洗衣，可是一年以前，我在阿楊店裏洗衣的時候，我的號碼確乎是「五十六」呢！

——李殼克 Stephen Leacock 原著——

往者已矣及其他

七六

我的銀行往來經歷譚

當我走進某銀行的門裏，我的心就跳起來了。我一看見這許多行員，我就心跳，這許多扇的門，這若干塊的錢，也使我心跳，總之是一切使我心跳。

我走進門，打算把我的錢拿出來存儲時，我的心跳動得更加厲害，我簡直成了一個麻木無知的呆漢了。

我起先原也知道銀行是不容易進去的，進去了徒然使我手足無所措，所以我每逢路過銀行門口，從不敢踏進去。可是近來承老闆的情，我的月薪是增加到五十元了，用不了，也捨不得都用了，藏在身邊又不妥當，想來想去，

祇有存在銀行穩當，沒奈何，姑且去試一試。

我蹣跚着，懷着恐懼的心情，老是望着這班行員。我有一個觀念，以爲一個人到銀行開一個存戶摺，是應該向經理開談判的，我們店裏的經理，就老是這般一天到晚招待着主顧。

我走向一扇門邊，門上寫着「會計主任室」字樣。我推門進去，一眼瞥見了一位身材十分高大，而態度又非常嚴肅的人。我此時心跳得更厲害了，我的聲音顫抖得不能成聲，勉強說道：「先生，我可以見一見經理麼？我一個人？」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加『我一個人』這一句話。」

「可以的，」會計主任就將我帶往經理裏室。

經理是一位莊嚴的，靜肅的人物。我的身上懷着五十六塊錢的鈔票，搏作一團，我緊握着它，問他道：『先生是經理嗎？』其實，這是不必再問的了，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問這一句。

『是的，』他說。

我便接着說：『我可以和先生談一下嗎？我一個人？』咄咄！我不知道爲什麼要說『我一個人』，可是此話竟脫口而出，有如溜韁之馬，有如起壩的水，我自己毫無能力把持！

經理走到一間複室，在門口用手一拓，說：『來，跟我來。』我如命走進複室，他隨即將門下了鍵，此時室中除我和經理之外，無第三人。

經理開始對我說：「這裏別無外人，可以暢談，請坐請坐。」

我們都坐下了，互相的靜默了不少時間，我此時竟想不起有什麼話可說。終於是他首先發言，「足下一定是警察廳派來的，我想！」

原來他看到我這樣一付神秘的態度，以為我一定是一名偵探，這樣一來，却使我更加侷促了。

「不是的，不是的，」我搖着頭：「老實告訴你，我根本不是一名偵探，我此來為的是存款，我打算把我所有的現款，全都存在貴行裏。」

經理聽了此話，面部始略舒其緊張之態，可是態度却仍然嚴肅，對我亦愈加尊敬有加，他以為我一定是煤油大王一類人物的兒子了。

『我想，這一定是一注極大的數目了，』經理說。

我說：『小可不能算小，我的意見，現在先存大洋五十六元，以後按月存五十元。』

經理聽了，臉往下一沉，立刻開了複室門，請我出去，隨即傲慢地對會計主任說：『摩脫先生，這人開一存戶摺，存洋五十六元，再會！』

於是我祇能起身告辭，可是我又走錯了路，走向保險庫裏去了。

經理瞥見我走錯了路，便厲聲嚷着：『出來，出來，』隨即指示着一條出路給我走。

我走到會計主任門口，我用極敏捷的手法將一團鈔票遞給他，宛如

變戲法的人底手法那般迅速。

這時，我的面容蒼白得不成個人樣了。我說：『這錢，我要把它存起來。』

會計主任拿過錢去，交給另一個行員。他叫我將存款數目填在一張紙上，又叫我簽名。我一唯他的命令是從，彷彿此身已非已有，我頭暈了。

『我的錢算存了嗎？』我問，喉音顫顫的。

『對了，』會計主任給我這樣一個答復，隨即給我一張存根。

五十六塊大洋全都存進去了，我變成身上一無所有的窮漢了，這不行，這非得拿些出來作零用纔行。於是我決定拿出六塊錢的零數來。可是我不曉得怎樣拿法，好容易央求這個，央求那個，這個告訴我怎樣去取支票紙，那

個又告訴我怎樣簽名，他們都把我當作鄉下的富翁，我終於這樣寫成了一張支票，交給一位行員。他接了過去一看，表示十分的驚奇，向我問道：

「什麼，什麼！剛才存進來，又全部都支出去嗎？」

天哪，我神經錯亂了，我本來要寫六塊錢，竟被我寫成五十六的數碼了。這真是出鬼的事！

全銀行裏的行員，都停下他們的工作來注意着我這個怪物。

我此時竟墮入於麻木的狀態中，我知道這件事弄成這樣，已經再也解釋不清楚了，祇能將錯就錯了。最後，我毅然答道：「是了，我全部都要提出來。」

「你一定要提出去？」

『當然！』

『那末你將來還要存不存呢？』

『不來了，不來了。』

行員預備付款了，他問道：『你要什麼？』

『什麼？』我問。

『我問你，你要什麼？』

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原來他問我是要什麼鈔票，我便說，五十元一張的
寫一張來。

他付了一張五十元的鈔票，『那末還有六元呢？』

『給我六張一塊錢的。』

他如數付訖了，我如獲大赦似的逃出了銀行的大門。剛出大門，只聽見銀行裏轟然一陣大笑，有如巨雷，有如駭浪，連路上的過客，也駭了一跳。

從此，我再也不敢作存款之想了。有錢的時候，我就將鈔票揣在褲子袋裏，如道是現大洋的話，我就拿一只破襪將它一一裝了進去。

—— Stephen Leacock 原著 ——

住者曰家及其他

八六

妙婚

電話上的鈴響得非常急迫，把室內暗綠燈光下的靜寂衝破了，柏登公子從縣一般的沙發上豎了起來，拋了手中的一本閑書，趕忙去接電話。

「喂，喂！是我。」

「我要找鮑維先生聽話，」對方發話的，分明是嬌滴滴的女子聲響。

「你弄錯了，這裏沒有這樣一個人，快快搖斷。」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客氣的？我本不要擾你，這全是接線生弄錯了，與我毫不相干的。」

「是呀，接線生常常這樣的。」

「啊，你說話的口氣和平起來了，先生，你一定是一位爽直的人。」

「怎樣，不，小姐……或者是太太吧？」

「小姐之至，那末你呢？我應該叫你先生還是老先生？」

「半斤八兩，我今年三十五歲。」

「這樣年紀的先生，正是大好春光，十分絢爛。」

「聽你的聲音，年紀怕十分輕呢，像百靈鳥那般婉轉，像天鵝絨那般溫

柔。」

「你是音樂家嗎？還是裝飾美術家？」

『我是工程師……那末你呢……是有柔荑般的手的女打字員嗎？是架子十足的侯爵夫人嗎？是歌劇演奏者嗎……你的聲音又有些兒像。還是步履珊珊的衣飾店所雇的少婦呢？』

『一樣都不是，不過，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倆的電話線一經隔斷，便大家不知道；你要知道，這是沒有明天的談話。』

『明天也許更快活呢！』

『我們第一次談話，你就這樣的可愛而且富有同情呀！但我懷疑第二次談話，不知在什麼地方呢！』

『你打算將你的電話叫公司拆去了嗎？』

她笑了，笑得電話裏只聽得格格的笑，半響纔有回答，「那裏的話，電話與我有這樣的重要，我又不傻，幹麼拆去。呵呵呵呵！」

「那末你不好再打電話給我嗎？」

「工程師先生，我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呀！你叫什麼名字？華格納？哥林

林？還是達頓？」

「請……請。」

「請什麼？」

「請你告訴我一點吧。一點就夠了，庶幾使我不致如墮五里霧中，而且我可以想像你的美麗呀！」

『你要一頓小照嗎？面微黑，人俏瘦輕盈，眼睛很大，背不駝，腿很直。我年紀祇有二十六。』

『二十六，呀，我墮入情網了。』

『墮入嗎？這是甚不客氣的字眼兒呀，但是……你不要墮入情網吧，先生。』

『我叫做柏登公子。』

『柏登先生，你的柔情蜜意是得不到回復的，你的容貌決計不能影響到我，我已經訂婚了。』

『訂婚了嗎？咳，笨極了。你允婚的那個幸運的人兒雖然我沒有會過我

可斷定他是配不上你的，——他怎能配上你呢？你的金黃的額髮，大的瞳人，挺直的腿，而且你又是二十六歲呀！

「他是非常可愛的。」

「可愛？自然。你說他可愛，正同你說一個碟子『十分耐用』一般意義罷了。然而，小姐，這是不夠的呀！像你這樣二十六歲的春青，黃的頭髮，大的眼睛，直的腿，可揀的人正多着呢。」

「你說話太放肆了，但是……說得却並不討厭。喂，你的聲音不是有些顫嗎？這……」

「這什麼……說下去呀。」

「我有些難說……這非常動人呢。不過，我所能說的盡於此了，因為我們將永無相見之日，而且，我現在要離開你了。」

「難道想打電話給鮑維嗎？」

「也許。」

「這是什麼意思？」

「這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小姐，聽哪！這是我最後的話了。你說話的腔調，你伶俐的應對呀，你真
是
可
人
兒，我想到你的大眼睛，在剛說完一句話而要着時，是怎樣的可愛啊。
我
又
想
到
你
苗
條
的
身
材，像春天早晨那般清新；你挺直的腿又是如何的活

潑；我是怎樣希望獲得你的允許看你五分鐘，與鮑維一較優劣呀！你假使看到我，你一定會說：「的確一表非凡」呢。你肯冒這一次險嗎？」

「啊了不得。竟說出這樣大胆的話……但是畢竟是好聽的！我再打電話給你罷。」

『中央五一三』

柏登還想說下去，不知誰作惡劇，線拆斷了。他此時心中充滿着愉快的悲哀，徘徊在寢室中，思潮跟隨着脚步一起一伏。好一個奇異的機緣，自從他和露會小姐決裂以後，幾星期來心中老是懨懨不樂，誰知這一刻鐘電話上的談話竟改變了他全部的心情，他的前途又生了光明的希望，想再重新好

好的做一個人。

◎ ◎ ◎ ◎ ◎

她一次兩次三次的打電話給柏登公子。漸漸的，他們中間的談話竟有了大大的進步，談情說愛的肉麻話也說得不少了。她常在電話中發表她的主張，她的印像，以及她怎樣和她的未婚夫鮑維吵嘴的情事。柏登公子漸漸有點不耐煩起來，因為他不能和這位新相好有一個集會之處，至於她心中對他怎樣，也一概茫然。

有一天，他對她說：「你不能結婚呀！」

「爲什麼？」

「因為鮑維太不可靠了。是的，我知道他。你是常常向我道及他的，所以我髣髴看見過他幾百次了，他太不漂亮，沒有理想，尤其不浪漫。你假使嫁給他，你將平靜而無味的過此一生，沒有刺戟，也沒有新奇。至於……」

「至於你，難道便兩樣了嗎？」

「對啦！請你暫時別笑；雖然我只要聽着你的笑聲我的骨頭便會酥了的。告訴我，你是不愛鮑維的。你敢這樣的自承，那我就高興極了。來吧，親愛的，答應我！」

談話沉默了半響。他傾細耳聽，髣髴她有猶豫不決的神情。最後，祇聽得她低聲說道：『我早就愛你了。』於是好像她身不由主似的，感情激發起來，她

繼續着說：『是的，我早就愛上你了。想起那天因為錯接了線我纔開始和你談話，漸漸的，這種談話使我獲得許多快樂，漸漸的，你的思想竟佔據我的全心，把鮑維的擱置一旁了；和他的關係破裂吧，斷絕吧並且替代了吧！看罷，話是這樣說了，你且看結果如何。』

她不說話了；柏登公子此時方纔從沉迷狀態中回復轉來，他回答道：

『我快樂呀！我是這樣的快樂呀！對不住，你可將我們集會的地點告訴我。』

『我現在如何再能拒絕你呢？明兒九點半鐘你在莫斯塊托等我。我在肩上綴一朵紅玫瑰做紀號。

他們終於會見了，柏登公子畢竟得了最後的勝利。茜夢——她的芳名——的確老實，當初在電話裏告訴柏登的相貌，真是絲毫無訛。她身材瘦小，黑面孔，大眼睛，二十六歲的青春，看上去還不過二十歲。

六星期以後，他們結婚了。就在結婚的那一天，他們到意大利去度蜜月。有一天，他倆在碧海之旁席地並坐，柏登公子偎護着茜夢，親愛有加。柏登說：『真的，人生真奇怪。說出來大家會不相信，我們的結合竟全憑一次錯接的電話？』

茜夢十分柔和的答道：『你真是容易上當的。』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我說你是太笨了，所以你纔會說那機會的話。可是，親愛的，我是有意接這電話的呢！我從來也沒有過未婚夫。你要曉得，我那時覺得生活太單調了，年紀一年年的大起來，所以我對你耍了一套把戲，因為我歡喜你。我知道你還沒有意中人，人亦勤奮有為，而且年事又輕，又有財產。你無意的給我知道關於你的種種事情。」

「我嗎？怎的？」

「我平時常常聽見你的談話，我是你的接線生呀！」

柏登聽了，目瞪口呆，最後竟有點氣憤了，他轉了個身，把背向着茜夢。

夢却將頭倒入他的懷裏，將白嫩的手牽往了他的頸項。

她喃喃自語道：『你看，有的時候，他們的確會有回答的。』

變戲法的

「諸位，眼睛不要霎，眼睛一霎，老婆鷄要變鴨，這裏一只袋兒，外面沒有，裏面空空——來——你看這是一盆金魚！」變戲法的人這樣說。

圍在台邊的一羣觀衆都嚷起來，「奇怪，他怎樣變出來的？」但是坐在台前的一位好事之徒格格大笑，向近旁的觀衆說：「我看他是從袖子裏拿出來的，哈哈。」於是大衆點了一點頭，一致的起來說：「從袖裏拿出來的。」

變戲法的又說了：「好，一套過了，又是一套。這裏是從印度販得來的乾坤圈，這不是一個個分開的嗎？祇要我吹一口仙氣，圈兒就連環起來了。（克

郎，克郎，克郎）——來——這叫做連環套！

好事之徒又狂笑着。「袖子裏面另外還有一串。」大家也跟着點頭道：「袖子裡一定還有一串。」變戲法的額上滲出一粒粒珠般大小的汗，危危欲墜了。他說：「現在，我再要變一套戲法。從一頂帽子裏變出無數的雞蛋來，諸位誰肯借我一頂帽。是了，謝謝你，——來。」

他插出了十七枚蛋。觀衆此時真有點奇怪起來了。好事之徒忽然又跳了起來，說：「看，又是袖子裏拿出來的。」羣衆也跟着附和起來。

這一套變雞蛋的把戲，又失敗了。

這樣，這位變戲法的人的聲譽，便從最高度降至零度了。這一晚，到了終

幕他還想作最後之努力。他說：『先生們，太太們，這是最後一幕了，這一套把戲，是蒙古人發明的，請諸位特別注意。』一壁說，一壁向那位好事之徒說道：『先生，你身上掛着的一只金表，可否告借一用？』

金表在變戲法的手中了：『這只表可以讓我在白子裏舂碎嗎？』好事之徒點頭微笑。

變戲法的將金表在白裏舂碎了，玻璃屑四處飛濺。好事之徒終於忍不住的狂叫道：『你看，這只表又滑入袖子裏去了。』

變戲法的接着說：『現在，你允許我在你的手帕上，穿一個洞嗎？好，謝謝你，諸位，這回總沒有什麼機關了，手帕上一個洞，大衆看見。』

好事之徒臉上也顯出驚奇了。這一回他也弄得莫明其妙起來。

「現在，先生，你能把這頂瓜皮帽借給我，讓我在上面跳舞嗎？謝謝。」變戲法的狠狠的踏了幾脚，一頂嶄新的帽子，踏得不成個樣兒。「先生，你能把嵌肩兒卸下來，讓我付之一炬嗎？先生，謝謝你，你能把眼鏡除下來，讓我用斧頭擊個粉碎嗎？謝謝。」

好事之徒一一照辦以後，莫明其妙了：「這倒不懂了。簡直一點看不出破綻來。」此時變戲法的特然向觀衆嚴厲的宣言道：「先生們，太太們，你們諸位證明，我得了這位先生的允許，舂破了金表，燒去了嵌肩，打碎了眼鏡，並且在帽子上跳過舞了。假使他再願意允許我將他的皮袍染成黑色，將鞋子

剪成碎片，我也是很歡迎的。假使他不肯，那末就明天再會了。」

在音樂悠揚中，幕下了，人散了，大家以為必定還有什麼把戲在變戲法的袖子裏。

—— Stephn Leacock 原著 ——

往者已矣及其他

一〇六

近代之愛

瓊芬那天晚上，一個人坐在家裏。她是整天沒有出去了，整天穿着睡衣，照照鏡子，整理整理花草，東走走，西逛逛，其餘的時間，便坐着抽煙。

她坐在火爐旁邊一張柔軟的沙發上，她就在沙發旁邊擺一只茶几，預備獨自用晚餐，女傭很小心地端了菜進來。吃完了飯，她無聊地剝着橘子，將橘皮擲在火爐裏，像餵一頭小狗似的。她銜了一支煙，懶懶的機械的燃着了，火頭枕在金線繡成的軟枕上，她的思潮開始汹涌了。

外面電鈴一響，打斷了她的思潮。『阿媽，假使裏面沒有人，我進去了。』這

分明是熟人的口吻，瓊芬聽得真切，便喊道：『阿媽，請他進來吧。』

一位花花公子進來了，他急趨面前，到了瓊芬的身旁，這一位公子，便是瓊芬已經離棄的前夫。

『瓊芬你好，我來得真湊巧，外人一個也沒有在這裏。』

『老汪，你真是老朋友，多日的寂寞，看見了你便冰消了。』

『你寂寞嗎？』

老汪笑了，坐在瓊芬身邊嚼着葡萄乾：『瓊芬，你厭惡愛情了嗎？』

『也不是厭惡，我們不過冷淡罷了，因為我們不是說同一種的語言。假使一個人說『心』，愛情的回答是『金錢』，人說『忠誠』，愛情的回答是『說謊』，

人說『柔情』，愛情的回答是『譏諷』……但是你爲什麼問我這個？我想你也倦於此道了。』瓊芬這樣說時，老汪儘咬着嘴唇。停了一刻，老汪說：『瓊芬，你要旅行嗎？明天我打算到M地去遊玩，一人坐在汽車上沿着省道走，寂寞得很，你有興致一同去嗎？』

『那末準定如此，我同你去。』

到第二天，他們倆照着日光，一同坐在汽車上出發旅行了。行人們斜目睨視，還以爲這一雙男女定是神仙眷屬，既年青，又快樂，好不羨妒。有些相熟的朋友看見了，却笑着說：『你知道嗎？老汪和他的女人又言歸於好了？』可是他們倆却不管這些謠言。

事實上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兩個朋友在春秋佳日相約同游，並沒有多大的了不起。這一天的汽車生活，過得委實很溫和寧靜。

天幕籠罩下來了，老汪要到A地去上寫字間。瓊芬呢，預備回到S埠，他們在M地火車站上預備分手。

瓊芬笑着說：「老汪，你知道所謂近代的愛嗎？……感情是斷喪了，心是麻痺了，已經失去了勇氣。」

「也許是的，我們或名之曰『黃老的愛——絕情斷知的愛。』」

他們一同到了車站，老汪照顧了瓊芬的手提包，跟瓊芬上了車，他說：「瓊芬，你覺得今天頗像我初吻你的那一次嗎？記得是在H地方。」

『真的嗎？我倒不覺得如此。我記得從前在上海灣我將頭枕在你的肩的那一天，倒彷彿似之。』瓊芬說着，火車上的汽笛響了起來。

老汪跳下月台，車蠕蠕的動，兩隻手慢慢的揚。

——譯自 French Humour ——

往者已矣及其他

一一一

新的食料

我在日報上看見社會瑣聞裏登着一段十分有趣的新聞，說是美國芝加哥大學裏有一位教授，名字叫做潑拉姆，他最近發明了一種精純的食品。在這種食品裏，各種人體上所需要的營養料一應俱全，不缺一項。這食品是搓成彈丸模樣，每一粒丸藥，比起一安士尋常的食品來，其營養料竟可多至一二百倍，祇要把丸藥溶在水裏，吃下肚去，人的生命便可維持。這位教授他自己十分自信一定能夠把現在的食品制度根本推翻了。

這種事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壞處總不免要有的。果

真如潑拉姆所設想，到了那個時候，食品制度完全改革了。那末，我們很容易想像，有種種現象是一定會發生的。

一個和藹的家庭，丈夫和他的妻兒都圍集在一張大菜桌上。每個天真爛漫的小孩面前放着一只精美的盛湯碟子，十分得意着的母親，手中握着一瓶熱氣鬱騰着的沸水，大菜桌的前面，擺着這快樂家庭的聖誕節的夜宴，用銀箍紮起，安置在撲克籌碼之上。當這位父親站起來揭開銀箍，現出一顆彈丸似的精純食品時，期待着裹腹的小孩的噪鬧聲，立刻靜下去，都眼巴巴的望着這顆彈丸，聖誕節火鷄，著茄醬，梅汁布丁，肉饌諸種食物，都合而爲一了，成了這一粒丸，祇待溶化，便可入口了。於是父親虔敬的肅立着，眼睛凝視

在天與丸之間，開始祝福了。

正在這個當兒，母親特然發出一響驚惶的呼喊：「噯呀。亨利，快快，小阿因把那個丸搶去吞下了！」這是千真萬確的。這個可愛的格斯泰伏斯，亞都爾弗斯，這個金絲髮的男小孩，從撲克籌碼上把聖誕節的夜宴乘人不意的攆去，三百五十磅的練精營養料竟被無知的小孩納入他自己的食管裏去了。

神經錯亂的母親狂呼着：「快搥他的背吧，快給他一點水喝罷。」

不幸這一口水竟早早的送了他兒子的命。食丸一遇到水，立刻膨脹起來，肚子裏竟隆隆的響起來，最後猛然「砰」的一聲響，格斯泰伏斯，亞都爾弗

往者已矣及其他

一一六

斯炸得片片作蝴蝶舞。

等死者屍體重行一塊塊拼綴起來的時候，他的口唇張開，面帶微笑。看起來樣子來，鬚鬚竟是十三歲那麼大的小孩了，雖然他實際上祇有六歲。

—— Stephn Leacock 原著 ——



◀ 著名大兩人夫克巴 ▶

▲ 譯 甫 蠡 伍 ▲

兒子們 (SONS)

本書為福地續編。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為中國社會種種罪惡之主相；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君以犀利新穎之筆譯述之後，仍如前譯福地，給以極深刻之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

角二元一價實

再版
福地 (THE GOOD EARTH)

半角三價實

本書取材於崩潰着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切，舉凡農民所受的災人禍，都剖解詳盡，頁頁陰霾，行行慘霧，伍君譯述之後，再加以長之萬言的物觀批評，更為錦上添花。

局 書 明 黎 海 上

書叢小明黎

女生生活素描

△ 娜菲 女士 著 △

這裏所收的是娜菲女士在學生時代所作的
生活寫照，共十四篇。於女學生的思想，行為及心
理等各方面，描寫得栩栩欲生，異常動人。英國某女
作家曾謂女性只有女性自己來描寫，才能維妙維
肖，讀此編始信所言不謬。至於文筆的清麗，情調的
優美，猶其餘事呢！

四八開 一二六頁

實價三角

版出局書明黎

三 十 六 鴛 鴦

呂曼雲女士撰註

黎明小叢書之一

詩三百首中的國風，在我國文學上的地位，已盡人周知了。然歷代以降，詁紛訓舛，要皆曲解附會以維禮教而已。

呂女士於詩經涵養頗深，今特將國風中之精華，集得三

十六首，名爲三十六鴛鴦，蓋卽三十六首戀愛故事也。逐

章用白話文註譯，清淺易解，誠研究國學者不可不讀的

著作。

四八開九〇頁

實 價 二 角

黎 明 書 局 版

黎明小叢書

王夫凡主編

三十六鴛鴦.....呂曼雲女士選註

竹布衫.....何家槐著

往者已矣及其他.....莫索里尼等著
王夫凡譯

女生生活素描.....娜嬛女士著
芳菲

絕妙詞鈔.....李寶琛選

家庭幻術.....俞子道著

花椒.....陳大慈著

水面落花.....徐蔚南著

黎明書局印行

英漢對照

文學名著叢譯

伍蠡甫主編

悲慘世界 (印刷中)

Hugo: The Miserables

伍光建

新哀綠綺思 實價六角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伍蠡甫

威廉的學習時期 (印刷中)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伍蠡甫

Apprenticeship

阿侃新和倪珂蘭 (印刷中)

Aucassin and Nicolette

劉麟生

情詞選 (印刷中)

Love Lyrics

顧仲彝

哥德諱話錄選 (印刷中)

Goethe's Conversations

孫寒冰

With Eckermann

魯拜集選 (印刷中) 伍甫蠡... 吳劍嵐

Fitzgeral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盧騷懺悔錄 (印刷中)

Rousseau: my Confession

鮑思信

黎明書局印行



版
所
書 黎
局 明
有 權

1933, 2, 初版
1—2000本

實 價 三 角

黎明小叢書：

往者已矣及其他

著 者 墨 索 里 尼 等

譯 者 王 夫 凡

出 版 者 黎 明 書 局

發 行 者 徐 毓 源
上海四馬路五十七號

發 行 所 黎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代 售 處 各 省 市 各 大 書 坊

黎六一號(史)

